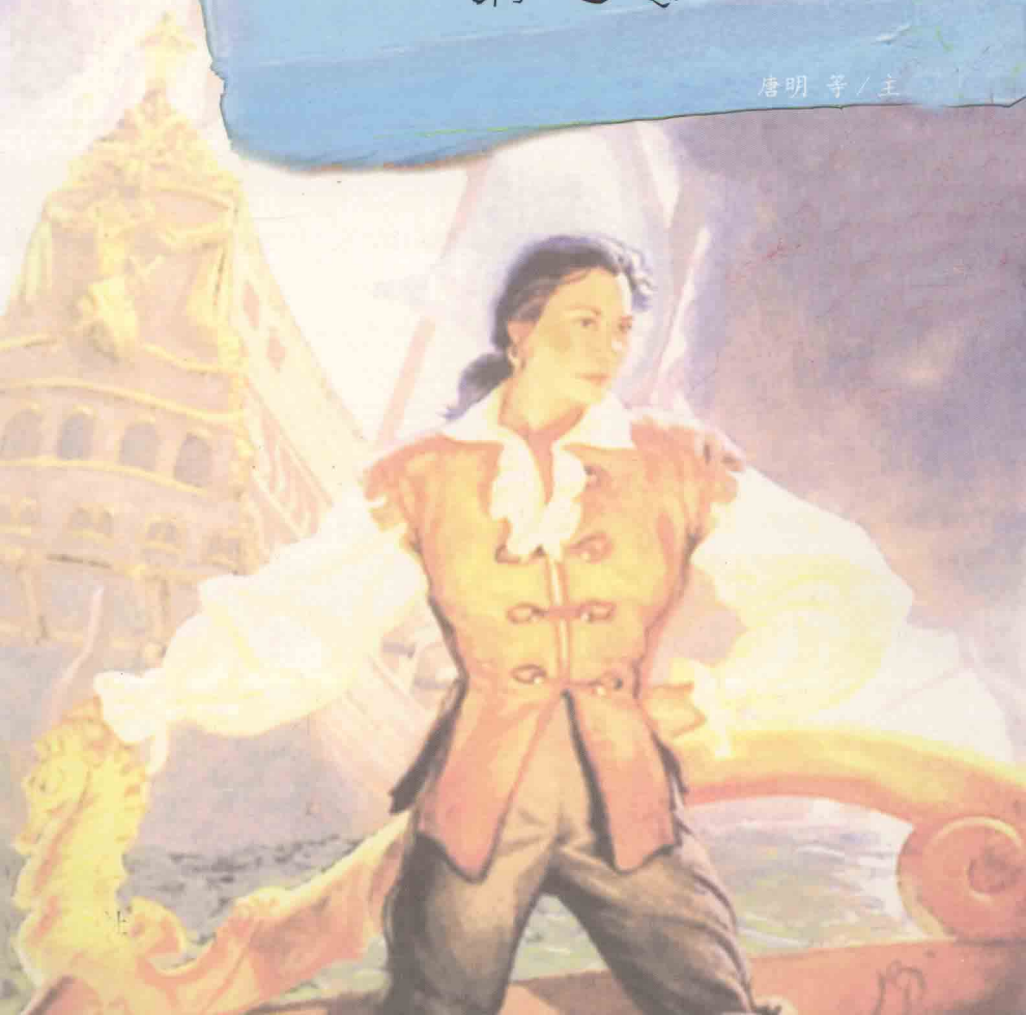


经典重读

创龙传

第七卷

唐明 等 / 主



经典重读——创龙传(第七卷)

主编/唐明 等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顺义
封面设计:天使工作室

经典重读——创龙传(第七卷)

主 编	唐明 等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60
字 数	4980 千
印 数	5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005—3/I·3
本册定价	23.2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言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它不会因你身处逆境而背离你，也不会因你贫穷或富有背叛你。手中拥有一本好书如同结交了一个人格高尚的朋友。

这个世界是对立的、矛盾的世界；也是现实的、幻想的世界。也许，正是因为人们对未知世界的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幻想才有人类现在意想不到的成就。从嫦娥奔月到莱特兄弟的试飞成功，从无知世界到知世界的每一次探索，人们无不经历着现实与幻想的碰撞，而正是因为这样的碰撞才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天涯若比邻”、“近水楼台先登月”。

为从小培养中小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开

创精神,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丛书。本套丛书精选了外国名家科幻小说近百篇,每一篇都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充满了幻想与征服自己的独特意识性。

因才识有限,在编写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瑕疵之处,希望读者和专家们提出批评指正。

编者

目 录

第一章	再会吧！夏之光	(1)
第二章	身在龙泉乡	(23)
第三章	前往昆仑	(52)
第四章	香港狂想曲	(78)
第五章	会面	(102)
第六章	会议即景	(126)
第七章	日本诸行无常	(148)
第八章	仙界	(171)
第九章	关于时间和空间的问答	(200)
第十章	太古和现在	(220)
	接续上回的座谈会	(245)

第一章 再会吧！夏之光

1

十月一日的英格兰北部洒满了秋天金黄色的光芒。气体化的水晶无声无息地落到地上，草和树叶上跳跃着黄色和红色、暗褐色的音符，静静地开始滑下冬天灰色的音阶。这里的气温比日本的东京低个六度左右，夜里九点时，太阳仍然未西下。漫长的下午，在干爽的凉气当中，慢慢地游移着。云在空中涌动，每一瞬间都在变化着颜色和形状。和风嬉戏着。在一到冬天，一天之中太阳只露脸六小时的北方岛国上，先前的季节想必是一个和春天大异其趣而充满精彩气氛的时节吧？在这个国家没有所谓“漫长的酷暑”这种说法。从纬度上来说，伦敦位于比日本的札幌偏北九百里的地方。

从伦敦往北四百公里在湖水地和クロス威尔山的中间有一座德连佛德庄园。一个大约三公里见方的山丘都是庄

园的建地，十八世纪前半建筑的旧领主和二十世纪中叶建筑的新馆依着榆木林并列着。南面的草坪连着缓缓的斜坡，到达几乎有二百公尺见方的池塘。

名叫蓝伯·克拉克·缪龙，简称 L·C·M 的青年在草坪上走着。他的穿着虽然整齐，但是头发却散乱着，嘴巴充满了酒精的味道。他才在这一天和新娘互换永远相爱的誓言。

“真是和平的景象啊！当整个地球毁灭的时候，这里大概也会带着维持着和平的景象咽下最后一口气吧？”

话中满含着毒意，却一点热力都没有。蓝伯·克拉克用不健康的语气喃喃说着，然后歪了歪嘴角。

“我就像那些距离结婚还很遥远的人一样地羡慕结婚。啊，权力和财富、名声都是同样的东西。”

他停下了脚步环视着四周。从草坪到沉床式的庭园中摆放了约八十张像白色积木一般的桌子，椅子和摊位并列在一起，园游会热闹地展开。被散放在绿色棋盘上的棋子们谈笑风生，声音乘着风流向各处。

一群显贵的淑女。或许该这么形容的吧？参加蓝伯·克拉克婚礼的名士淑女多达四十国二千六百六十人，为了安顿他们住宿，主人方面包下了湖水地方的十八家旅馆。宾客包括有政治家、财界中人、外交官、法律专家、传播业者、画家、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舞台演员、歌手、作曲家等。他们无视于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动乱，赶到这里来参加庆

祝大会。甚至有人从洛杉矶坐着自家用喷射机越过大西洋来到曼彻斯特的。主持仪式的圣职者也是从伦敦叫来的。在伦敦,主张排外主义的极右派团体和来自亚非各国的移民之间产生激烈的冲突,内务大臣要求首相发出非常状态宣言。可是,事件的余波并没有波及德连佛德庄园。蓝伯一手拿着威士忌酒杯,走在桌子之间。几个像是财界中人的中年男性毫不客气地拉开了声量交谈着。

“日本遭到痛击固然好,可是,让那个国家的经济完全破灭也不见得聪明。”

“当然。杀了生金蛋的鸟会发生什么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的银行和汽车公司还有电机公司都被我们以底价收买了。在今年的圣诞节之前。”

蓝伯。克拉克举起了酒杯,摆出了宣誓的姿势大声地说道。

“即使在毁灭之日,我们也可以数着金币,计算着利息。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就救救我们的灵魂吧!”

客人们闻言都蹙起了眉头,私底下窃窃私语。

“他是谁啊?喝得醉成那个样子。”

“是今天的新郎啊!缪龙大财阀的当家。我也只在相片上看过一次。”

“他放着新娘不管在干什么?”

总归一句话,有很多的客人还没有见过新郎。这在一

般市民的婚礼中也不是多稀奇的事。更何况，今天的婚礼不是个人之间的结合，而是为了使四姊妹这个特权家族血统更浓所进行的仪式。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因为敬爱蓝伯而出席的吧？他们只是自觉到自己面对“四姊妹”时的劣等感。就因为如此，他们对这种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高位的人总是忍不住要反弹。

可是，突然之间，他们的表情都严肃了起来。因为他们看到一个拄着胡木桃材质拐杖的白发老人走向蓝伯。

“那不是老丹尼尔吗？真让人吃惊啊！听说在二十年前，他就辞去公职退休了。”

“如果能得到独家采访的机会，一定可以获得普立兹奖。”

“如果可以公开的话。”

人们交谈的声音经过压抑，就显示二老人权威的事实。老人的名字叫丹尼尔。路易士。都彭，是蓝伯祖父的弟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以都彭家的当家代理人身分挥洒他毒辣的手腕。据悦如果他怠工的话，联合国的补给就会产生混乱，柏林的陷落就会迟个二年。他的哥哥是都彭家的主人，可是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精神失常，在豪奢如王宫般的精神病院中终其一生。

老丹尼尔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近哥哥的孙子。他挺直了背，嘴角如铁锁般牢固地紧闭着，俨然比蓝伯更有存在

感。

“蓝伯，你有什么感想？”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大叔公。”

蓝伯。克拉克的声音中有着全然的敬意，却欠缺诚意。老人根本就不去理会青年的虚礼。

“你在香港似乎上演了一出丢脸的闹剧。”

说完，他就转过身子。这是他要蓝伯跟他走的无言命令。蓝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甩了甩头，仿佛要甩掉全身的醉意，跟在老人的后面走了。老人走进旧领主馆的玄关，一边说道。

“对我们而言，最理想的人民就是……”

老丹尼尔的嘴巴就像机械一般正确地开合着。

“没有想像力的人，全面相信国家官方说法的人。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像纳粹的残党或国际禁药组织之类的人。这种人把爱和正义挂在嘴边，遵照绝对者的指导，焚书、打压其他的宗派、迫害少数派。”

强烈的光针从老人的太阳眼镜中进射出来，蓝伯像是被麻醉针射中似地动弹不得。

“他们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一件事。眼看着希特勒的例子，却还追求绝对的独裁者，等待超越世俗的救世主。”

“现在全世界自称为救世主的人大约有十万人左右。其中有八成是骗子，剩下的两成是狂信者。但是……”

蓝伯夸张地耸了耸肩，像是从咒语中解脱了一般。

“我认为虔诚地信奉神明，积善行的人们是很好的。”

“是很好。他们大概会被神明解救吧？不需要我们的救赎了。”

他们两人踏进了撞球室。如果看在日本人龙堂续的眼里，他或许会评论道“天外有天”。以前龙堂续看过的船津忠岩宅邸里的撞球室已经够豪华的了。可是，和这个房间相较之下，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大理石的撞球台是国王乔治三世赏赐的，并列在墙边的哥德式的椅子制造之后至今已经有三十名的王族和八十名的国宾坐过了。天花板的高度大约有龙堂始身高的三倍之多。

老丹尼尔并无意和哥哥的孙子共享打撞球的乐趣。他只不过是把它当成一个通路罢了。老丹尼尔在撞球室的地上敲打出规则的拐杖声，又开口说话。他的发音和脚步声一样正确，让人不致有听错之虞。

“给那些飘浮在蒙昧之海的愚民们适度的丑闻和杂谈闲话未尝不好。可是，支配者是必须知道事实，共享秘密的。”

“这是很困难的事啊！”

蓝伯的回答激不起老人一丝丝的感动。老人的拐杖继续敲响着地面，往前移动。蓝伯的舌头停止了轻薄的跃动，缪龙大财阀年轻的当家主人在阴郁的沉默当中跟着老人走

着。如果他的脚步有稍微停顿的状况时，老人的拐杖就会像法官的铁槌一样敲打着地面，用一道隐形的锁链将蓝伯往前拖。穿过撞球室，再通过吸烟室、图书馆，走过女性用谈话室前面。每走一步蓝伯就失去了一分生活的活力，仿佛走在无人的博物馆中。事实上，这个馆里收藏的宝石、贵重金属、绘画、雕刻、古书等有着足以将中规模的博物馆比下去的质和量。

老丹尼尔在一道往两边打开的巨门前停下了脚步。苍老的手搭上了门把，他转过头凝视着哥哥的孙子。

2

“怎么了？害怕了吗？蓝伯。”

老人的声音中充满了冷嘲的波动。蓝伯的嘴巴微微地开着，似乎不是那么容易发出声音。

“在来到这里之前，你应该有好几次逃跑的机会的。可是你并没有这么做。”

“……是没办法这么做。”

“是啊，就跟我哥哥六十年前一样。这才是足堪延续圣血的行为。”

老丹尼尔的两边嘴角往上拉了起来。

“我曾听过关于我祖父精神失常的各种原因，大叔公，

您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

老丹尼尔并没有立刻回答蓝伯的问题。在往前走了十步之后，他喃喃地说了一句“这个嘛”，可是，再也没有多说些什么，只是把嘴角往上吊而已。那是一个半月形的微笑。每一次他浮出这种笑容，就有某一国的内阁倒塌、企业破产、社长自杀、发生武装政变、缔结讲和条约。老丹尼尔是一个用血笔设计二十世纪的世界，不为人知的伟人。

“我听说为了达到完全的支配，祖父便成了牺牲品……”

这一次老丹尼尔发出声音笑了。拐杖在地面上鸣响。高耸的天花板反射着声音当头落下来。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完全的支配。是历史上最长、最成功的支配，但是并不完全。就像人会老死一样，权力也会有生老病死的。就算你再怎么不成熟，应该也知道这种事吧？”

老丹尼尔的拐杖圆顺地画着弧线，轻轻地压在蓝伯的左肩上。半月形的笑容慢慢地扩散开来。

“也有人在年老之前就生病的，不过，如果还年轻的话，还可望恢复。你的祖父总而言之是缺少了年轻。”

拐杖从蓝伯的肩头移去，老丹尼尔做出了出人意料之外的举动。他竟然吟起诗来了。

不久之后，我们将沉往深沉而阴暗的底部

再会吧！瞬间炽烈闪耀的夏之光啊！

老丹尼尔吟唱的是法国诗人波特雷尔作品的一节。充满光和生命的夏天结束了，季节开始迈向漫长而黑暗的冬季。吟唱秋天寂寥的有名诗作的一节听在蓝伯的耳里却有着一一种异样的不吉利感。是四姊妹的世界支配现状将要结束，有其他的人要取而代之了吗？或者有更严重的事态要发生了？犹如闪耀夏阳般的近代科技文明迎向黄昏，世界要罩上一层名叫野蛮的冬云了吗？

蓝伯因为心中想着这些事而停止了动作，老丹尼尔便用拐杖前头戳了戳他的背。蓝伯把手掌压在木门上，回过头来看着老丹尼尔。

“我不能去。因为我只是大君的代理人，不是大君。我没有资格拜见尊者。”

“……”

“我很羡慕年纪轻轻就获得坐上大君宝座资格的你。至少你顺利地确保了恩宠。”

“不要讲这种违背良心的话。”

蓝伯的声音痉挛着。

“你害怕和祖父面对面，所以一心要避开这种场面。你就是这样掌握实权的。”

老丹尼尔没有发怒。他若无其事地冷冷回答。

“我从来不想拥有世俗权势之外的东西。这是我的生

存方式。你和你的祖父所想要的并不是我要的，所以，我没有理由受到责难。”

“我不想要！”

蓝伯的声音在化为哀号之前勉强踩了刹车。他带着与其说是憎恨倒不如是说是遗憾的眼神看着大叔公。当他的声音降下来之后，就形同在发牢骚一般。

“所以我不要！我就是不想变成这样才离家的，可是……”

“如果是这样，你就该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往也有人虽然拥有四姊妹的血缘，却和家人断绝关系，独立自主走在贫穷的人生大道上。你有什么看法？你不是摆出一副反抗的样子，却又紧抓着一族的财富和权势不放吗？”

老丹尼尔的声音中没有弹劲的感情，就像在阅读一篇新闻一样。他一边说着，一边无视于呆立在原地的蓝伯的存在，推开了门。时间的尘埃从灰色的阴暗处吹出来。蓝伯被大叔公的手推进了室内。由于精神上的力量之差，蓝伯在大叔公面前就像一个人偶般无力。

“命运只是整备了舞台而已。在舞台上表演完全是个人的事。从来就没有一个把演出失败归咎于舞台的演员可以成为一流角色的。”

门被关上了。像魔鬼般的大叔公笑脸化成了残像烧灼着蓝伯的网膜。他不断地打着喷嚏，在满是尘埃的空气中

调整了自己的呼吸。蓝伯整了整礼服的衣领，环视四周。

自己到底在期望着什么？期待发生什么事？蓝伯虽然这么想着，却也无意去追究。他不想得到最后的解答。这种事交给那些好事而好奇心过剩的人去担心就好了。我是没有这种必要的。不管是营养或知识，摄取得过量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不过，蓝伯。克拉克还是往前走了。脚步沉重得就像鞋底抹上了松脂一般，或许更像是死刑犯的脚步吧？！原本他的脚步应该是更有力、更明快的。当他从这个地方出去之后，蓝伯。克拉克就被世界公认为四姊妹的代表者了。

“我并不特别希望有这种殊荣。”

这种像幼儿般反抗的语气也只持续了一瞬间。太过宽敞的房间窗户都上了锁，可是，在人工造成的黑暗中，蓝伯看到了——像萤光灯般羸弱的球形空间中有人存在着。蓝伯知道不是自己先前没发现，而是对方突然出现的。

“祖父……”

那是一个衰老的老人身影。在绢质的西式睡衣上披着长上衣，坐在轮椅上，膝盖上盖着毛毯。老人用浮着静脉的削瘦手掌神经质似地抓着毛毯。老人有着散乱而半白的头发和削瘦的脸。薄薄的嘴唇在长长的鼻子下头蠕动着。

“我借用了你祖父的身体。这样你也比较好说话。”

粗嘎的声音确实是祖父的没错。